

# 莎士比亚的《居里厄斯·恺撒》中 安东尼的叙事策略

李伟民

(四川外语学院 莎士比亚研究所, 重庆 400031)

**摘要:** 莎士比亚的《居里厄斯·恺撒》中安东尼的叙事具有强烈的情感作用, 融合了隐喻话语、表情和动作, 对人物的身份进行了甄别和强调, 在特定的语境中显示出他高超的叙事策略, 通过隐含的理想叙事, 对居里厄斯·恺撒、安东尼和叛乱者进行了比较, 展示了安东尼的性格特征以及莎士比亚对其所寄予的希望。

**关键词:** 莎士比亚; 《居里厄斯·恺撒》; 安东尼; 叙事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562.07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9)04-0111-05

从莎士比亚古罗马历史剧《居里厄斯·恺撒》中安东尼富有煽动性的演讲, 我们看到了政治的诡谲、变幻莫测以及政治形式的险恶与人们情绪的阴晴不定, 可以说这与安东尼的演讲中的叙事有很大的关系。其中, 观众或读者难以忘怀的是, 安东尼以高超的叙事艺术扭转了局势, 赢得了民众; 而从更深一层看, 我们也有理由认为, 安东尼的讲演中也多少透露出莎士比亚本人的政治观点。我们有必要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安东尼的演讲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因为戏剧语言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对话的叙述体裁的语言具有某种相似性, 因为它本身是处在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如果从叙事的角度出发, 就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修辞与美学对其的影响, 因此对莎士比亚的悲剧《居里厄斯·恺撒》中安东尼的叙事进行分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从叙事美学的角度出发, 一般认为“历史从材料的真实出发可以进入虚构, 文学从虚构的材料出发也可以通向真实世界”<sup>[1][144]</sup>。而《居里厄斯·恺撒》就正是一个兼有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两种性质

的戏剧。我们认为, 站在现实的角度、文学的角度叙述历史, 这样既能够从现实中关照历史, 又能够用历史来说明现实, 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 甚至能够通过剧中人物之嘴的叙述和一系列行动或隐或显地表明自己对国家、民族、政治的认识。从叙述学的角度讲, 《居里厄斯·恺撒》中的重要人物安东尼的大段演讲透露出来的是对恺撒的同情, 对叛乱者的谴责, 也在实际上表明了当时普通民众对国家、社会的期望, 而莎士比亚正是这种期望的表达者。这样的政治效果是通过安东尼的叙述产生出来的, 并且通过隐藏在文本之内的安东尼的叙述意图, 以隐喻、表态和故事的形式明确向我们展示了叙述的多种指向。这种叙事既在修辞上显示出安东尼口若悬河所产生出来的美学效果, 又为莎士比亚悲剧语言成为一种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奠定了基础, 正如米勒所说, “莎士比亚”是文本的一种效果<sup>[2][141]</sup>, 即安东尼演讲的叙事学效果。按照米勒的理解“莎士比亚”代表了一种标准, “这是一种非个性化和分裂性质的效果”, “莎士比亚的作品对于英语的内在可能性进行了全

收稿日期: 2009-02-18

作者简介: 李伟民(1955—), 男, 四川成都人, 四川外语学院教授, 莎士比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莎学通讯委员会委员, 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理事, 《中华莎学》副主编。主要从事莎士比亚研究、比较文学研究。

面和深入的探索,这是一种继承了西方文化之概念、比喻和故事的语言”<sup>[2]141</sup>。这种效果既在叙述学上使文本的比喻与语言蕴含了莎士比亚创作该剧时的叙事理念,同时亦外在地树立了一种标准,所以,我们说对安东尼的演讲叙述学层面的研究为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 一 情感的力量在叙事中的体现

在《居里厄斯·恺撒》中,安东尼的立场非常明确,他始终站在恺撒一方,与叛乱者一方势不两立。所以,一开始安东尼的叙述就意在从崇拜伟人的角度切入引领民众,以情感作为开启民众情绪的钥匙,并以情感来包装自己的叙述,以事实来证明恺撒给民众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描绘出社会动荡给民众所带来的灾难,从而引起民众对恺撒的同情和对叛乱者的愤怒。如此一来,也就让观众、读者领悟到和平与安宁对他们的重要性,认识到重演历史悲剧的可怕性。莎士比亚通过历史剧的“镜子”作用,以安东尼叙述的真实意图为引领,即通过对社会自身的运动和无数“乱”与“治”演变过程的深思,促使人们正确地寻求治国安邦、安定和谐、防止动乱的良策,表达人们企求和平、安定的愿望,从根本上肯定恺撒统治时期无论是政府自身还是社会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的模式<sup>[3]74-75</sup>。

在《居里厄斯·恺撒》中安东尼与其说是利用这场血腥的暗杀,揭露了叛乱者强加在恺撒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辞,为秩序的重新恢复制造了舆论,不如说他是一个“在讲坛上更有辩才的鼓动家”<sup>[4]158</sup>。为了在舆论上赢得民众,他首先从民众对恺撒的情感出发,从各种不同的叙事角度出发,在心灵与心灵对话的时间环境中再现了民众对恺撒的情感认知,因为从文学叙事的角度来看,文学叙事仿拟的对象是心灵时间环境的再现或测绘时的基本的认知因素——时间视角和心理态度——以及可能对这些因素作出的各种不同配置<sup>[5]112</sup>。但莎士比亚所做出的配置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通过安东尼的演讲,将叛乱者置于不义的一方,判别事件的性质以及行为者本身与所处场所之间的联系,并最终揭示叛乱者失败的根本原因。安东尼的“叙事以故事为中心,抒情诗则聚焦于心境,尽管每一种模式都包含着另一种模式的因素”<sup>[6]6</sup>,但两者结合在一起,对民众的心理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的倾向性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安东尼的“叙事讲述的是时间中的事件序列”<sup>[7]205</sup>所

体现出来的自己对恺撒的情感,并且利用这样的情感叙事,在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一方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安东尼的口头叙事融合了情感、语气、隐喻性话语、表情和动作,为扭转局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安东尼的叙述中“直接面对听众的不仅有叙述者的话语,还有其在叙述过程中的表情、动作和语气等等。可以说,口头叙事中的叙述话语和叙述行为是共时存在、相辅相成的”<sup>[8]7</sup>,这一点我们从安东尼的一系列动作中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虽然剧本本身不能为读者提供多少具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安东尼激愤的话语感受到他的表情和动作。例如,安东尼提出要“把恺撒的尸体带到广场勃鲁托斯果真就“把遗体准备好”<sup>[4]238</sup>,在剧本的舞台指示当中也明确标示了“[瞧见尸体]”<sup>[4]239</sup>。可想而知,此时安东尼的表情、动作和话语在民众心里掀起的是巨大的波澜,它起到的是一种综合的作用,形成的是一种合力,为安东尼一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调动起民众的情感后,安东尼的首要任务是廓清事情的真相,因为“被延宕的信息与被压制的信息之间的区别对于读者比对于个体和人物更为重要”<sup>[5]26</sup>。安东尼的几段长篇讲话具有很强的煽动性,把被延宕的与被压制或扭曲的信息披露出来,因为在安东尼看来,这一点无论是对于民众来说还是对于恺撒本人的面目来说,无论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对于勃鲁托斯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叙事的重点在于历数恺撒的功绩,引起民众对政变者的愤怒,他的叙事中包含着强调“要理解事件是相互联系的,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它们是如何联系的”的叙事理念<sup>[5]9</sup>。事实证明,安东尼的演讲以情感为引领,以事实为基础,是讲究叙事策略的。在此叙事策略的引导下,民众的倾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于民众态度的逆转,改变的局势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安东尼的叙事可以说成功地利用了“叙事文侧重于表现时间流中的人生经验,或者说侧重在时间流中展现人生的履历”<sup>[9]6</sup>这一特点,其在时间流中的逆时序的闪回与闪前所创造的双重时间性揭示了整个事件发生发展的真相,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既填补了事件中的空白,具有交代作用,又对后来事件的发展预先叙述,为后来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一方发展为读者、观众和剧中的民众

做了心理上的准备。当政变一方的勃鲁托斯允许安东尼向民众发表演讲时,安东尼迅速地抓住了这一机会,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人生履历应用到调动民众情感的演讲中,其叙事策略在情感的聚焦上,起到强化作用,在澄清事物的真相方面,起到了拨云见雾的作用<sup>[4]233-234</sup>。

在这里,安东尼的“叙述就是回顾已经发生的一串真实时间”,“或已经发生的事件”;“与此同时,这串事件被阐释”<sup>[2]44</sup>,这种阐释再一次证明了,恺撒在民众心中的位置。作为木匠、鞋匠的底层民众之所以要庆祝恺撒胜利,其实质是恺撒带给民众的不是他们惟恐避之不及的战争,而是燃起了他们对于和平、安宁生活的憧憬。通过这种内聚焦模式产生的陌生化的效果,我们发现,剧中的民众“被叙述者所控;我们的距离——不管是视觉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被层层转述声音和思维之间的视角的微妙变化、被所给的故事未给的信息所控制了”<sup>[9]26</sup>。这种被叙述者安东尼所控制的效果正是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勃鲁托斯一方所害怕的,所有的叙事都包含一个叙述声音或言说位置<sup>[5]112</sup>,即叙述的重点始终集中于“正义与非正义”这一对关键词,显示了民众对恺撒事业的崇敬,对恺撒权力的肯定。民众看到给他们带来实惠的统治者得到的却是如此悲惨的下场。叙述者的目的显然是要告诉政变者,自己愿意追随恺撒同赴阴间,这既是对政变者的谴责,也隐喻了安东尼反对叛乱的坚定决心。在强调叛乱者满手都沾满了鲜血的同时,安东尼的叙述又是讲究策略的,对于城头已经变换了大王旗的政变者也表示了一定的低姿态,为自己赢得了敌对一方对自己的暂时的麻痹,创造了机会,这个企“求”<sup>[4]233</sup>是软中带硬的。在被叙述世界里,同步叙述位于事实性与不确定性、实际性与虚拟性、本体性与纯认识可能性之间。因此无论这种叙述是认识性的(推测、关于可能真实的命题),还是以愿望和命令为指向的,都不可避免地要削减叙述者所声言的事实地带的知情类型和范围以及相应增加的情态力度和范围<sup>[5]100</sup>。事实性是针对民众而言的,而不确定性则起到了麻痹叛乱者的作用,对于叛乱者一方的狡辩和威胁,安东尼并不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而是通过隐喻对其真实面目加以揭露<sup>[4]235</sup>,但是安东尼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所处的险境,以及自己在叛乱者心目中过去、现在的地位。安东尼一句“我不怀疑你的智

慧”<sup>[4]234-235</sup>实际上是正话反说,称叛乱者是“正人君子”也是极大的反讽,最后干脆就直指叛乱者为“贼”了。

## 二 身份的转换:特定环境中的叙事策略

安东尼此时的叙事主要表现为,充分依靠底层民众的力量,用大量笔墨表现恺撒受到生活于最底层民众爱戴的程度及其对于权力的态度。恺撒审时度势,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三次拒绝了皇冠,每一次的拒绝都伴随着有龟裂手掌、戴汗渍睡帽、穿着褴褛的民众的欢呼。安东尼以此叙事从根本上驳斥了关于恺撒迷恋权力的说法。这些情节表明,一种主题型的动机并没有发生偏离,即使是“插曲式叙事”也明确地围绕着“正义与邪恶”展开,并将“邪恶”的标志牢牢钉在了勃鲁托斯一方的身上<sup>[1]66</sup>。安东尼的叙事策略是把恺撒放在民众领袖的地位赞扬其功绩,个人身份绝不是真正包含在个人的身躯之内,而是由差别构成的,“身份不在身内,那是因为身份仅存在于叙事之中”<sup>[10]21</sup>;并将这种功绩与普通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以此说明恺撒与普通下层民众的关系是融洽的,民众对恺撒的统治也是拥护的。安东尼同时也试探了民众对叛乱者的情绪,“我要去那儿用演说来试探人们对这些歹徒的暴行持什么态度”<sup>[4]240</sup>。在演讲中安东尼时时对政变者进行谴责,他描述了恺撒死去的惨景,让政变者的良心受到谴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谴责的程度是随着安东尼的演讲一步一步深入而加强的,如果说前一次在演讲中还称政变者为“贼”的话,到这里则换成了“屠夫”,对暗杀行为的诅咒表明安东尼自己要担当起伸冤的重任,他要“用演说来试探/人们对这些歹徒的暴行持什么/态度”<sup>[4]240</sup>,并向民众描绘了由于恺撒被杀,可能带来的动乱和战争<sup>[4]238</sup>。

安东尼在此环境中的“叙事会引导读者看到一种与阐释特定事件相关的具体配置,让读者把某些显现了的事件包括在某个配置之内,把另一些排除在外,其主要依据是所揭示的情节与故事之间的关系”<sup>[5]19</sup>。到安东尼真正得到了直接向民众发表演说机会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正话反说:表面上他不是赞美恺撒,而实际上就是赞美恺撒。围绕着恺撒是否有野心采用比较法与勃鲁托斯一方进行对照,谴责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所谓的“品德高尚”的勃鲁托斯一方。在安东尼的陈述里,勃鲁托斯等人的身份已经被定性为“贼”<sup>[4]235</sup>和“屠

夫”<sup>[4]238</sup>。在第三幕第二景中安东尼的叙述里共出现了10次正话反说的“品德高尚”<sup>[4]244-250</sup>的身份定位,而这种身份定位所发生的效果也正是安东尼所期待发生的,最后终于从民众嘴里发出了他们是“叛贼”、“歹徒”、“凶手”、“阴谋家”的吼叫。身份定位使安东尼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现在让它闹起来吧,骚乱啊,你已经开始了,就随心所欲地/发展下去吧。”<sup>[4]252</sup>安东尼通过比较和反讽给予叛乱者身份的定位,这发生在独白性的叙事线条成为对话性的双重线条,即叙述成为模仿之时。这一片段戏剧性地展示了巴赫金所说的“微型对话”,即在单一词语中出现的对话。正如莎士比亚所示,当一个逻各斯变成两个逻各斯(犹如一个圆变成具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时,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桎梏便被统统解除<sup>[2]127</sup>。在大段的叙述中,安东尼通过对叛乱者身份的定位,对恺撒的所谓“野心说”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反驳,第一层次,从人格和品德方面进行了证明,假设恺撒有野心,那么他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sup>[4]244</sup>;第二层次,从经济和实惠方面进行论证,说恺撒有野心,但他却“充实了罗马的国库”,并和穷苦人一起流泪,给民众带来的实惠;第三层次,从对权力的态度给予了叛乱者以有力的驳斥,恺撒三次拒绝了王冠充分证明他是没有野心的。以上三个层次的叙述都证明恺撒的身份定位在尊贵而爱民上。这种“主题型的叙事”和“插曲式叙事”方式相结合的叙事方法,既突出了主要之点,又造成了叙述上的循环往复和无穷的回环,形成了故事与人物的相互环绕。它把繁复、零碎、重复、杂乱的故事出其不意地编织成一个迷宫般的叙事整体<sup>[1]66</sup>,从而为安东尼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人心。

### 三 对比:隐含的理想叙事

恺撒的所作所为与勃鲁托斯的污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证明了勃鲁托斯所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正是这一隐含的叙述用意打动了听众,局势开始得到了扭转。此时的安东尼可以说是口若悬河,乘胜追击,四次利用大段的陈述打开了局面,激起了民众对叛乱者的无比的愤怒。安东尼在民众面前设置了一个悬念——恺撒的遗嘱,在悬念展开的过程中,“问题就会反复被忆及”,由此一来,图象被聚焦者安东尼给予和操纵,不但“呈现给读者的图象被操纵”<sup>[11]132</sup>,而且民众的情绪也由此被操纵。安东尼引发了民众的好奇心,并且暗示了恺撒是多么

爱普通的民众;当终于钓起了民众的好奇心之后,安东尼却虚晃一枪,并不急于展示恺撒的爱心,而是采用了绘声绘色的形象化叙事手法将暗杀的整个过程叙述出来,并且对忘恩负义的叛贼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如果让一出戏的模仿幻觉和情感力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进入“叙事”(“戏剧”)读者的观察者的位置,相信奥赛罗、伊阿古和苔丝德梦娜的现实。实际上,人们常常谈论的有人跳上舞台、阻止表演的那些例子恰好说明了我们进入叙事读者的位置如此之深以至于未能同时参与作者的读者的情形,莎士比亚戏剧中反面人物的独白就在作为受述者(或理想叙事读者)的观众与虚构内部作为观察者的观众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sup>[6]116</sup>。安东尼所预料的叙事效果出现了:叙事的“戏剧性”左右着民众的神经,作为反面一方的叛乱者不但与民众之间拉开了距离,而且也必然会得到观众和读者的唾弃,“情感力”为安东尼一方的彻底胜利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在安东尼的叙述中时时拿勃鲁托斯来进行对比,这种对比主要是人格和品德的对比。后者虽然是有“崇高精神”境界的“无私的好人”,但他的政治“理想”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违背人民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虽空有“崇高精神”也难以得到人民的理解,并最终被历史和普通百姓所抛弃。从中我们发现,“事件有时会同时承载两种或更多且往往相互冲突的功能阐释:一种是与不完整配置相联系的开头阐释的功能,另一种是完整故事里特定位置所隐含的功能”<sup>[5]28</sup>。这两种阐释功能既表现为对安东尼一方的肯定,也在特定的环境中隐含了对勃鲁托斯的否定。对于叙事世界里的人物和现实世界里的个体而言(读者尤其是虚构叙事读者的情况有所不同),阐释可以说明行动的动机,而行动则改变着进一步阐释相联系的配置<sup>[5]26</sup>。我们认为莎士比亚对勃鲁托斯这个悲剧人物的批判意义在于其对历史潮流的反动。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看不到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居里厄斯·恺撒》,也难以对莎士比亚的历史观作出正确的评价。

勃鲁托斯实际上构成了人格分裂的典型特征。因为他的性格是从不同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性格特点存在于安东尼的叙述层中,“隐喻的意义上被看作一个与构成情节的横向事件链交叉的垂直集合体”<sup>[12]127</sup>,使我们能够从整体共存中剥离出其特

性。这样的“人格分裂患者之所以被视为阐释者,是因为他们的精神错乱造成了意义的多样性和不稳定,他们不能觉察意义之间的适当疆界,不能以空间意识将世界作为符号和话语的剧场来体验”<sup>[10]114</sup>。如果能够证明勃鲁托斯在人格和品德方面站不住脚的话,那么叛乱者的整个根基都会动摇;由于人格的分裂造成了勃鲁托斯这个人物的道德危机。事实证明安东尼的叙事策略是成功的,因为民众终于发出了“我们要暴动”,“我们要烧掉勃鲁托斯的宅子”<sup>[4]251</sup>的怒吼。安东尼的叙述已经引导我们进入了“担当表述对象的角色”,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理想叙事读者的角色——叙述者告诉我们该相信什么、思考什么、感受什么、做什么,而在担当观察者的角色时,我们评价我们所处的理想叙事读者的位置”<sup>[6]115</sup>。当民众的意识觉醒以后,安东尼也公布了恺撒的遗嘱,“他赠予每一个罗马公民七十五德拉克马,人人都有一份”,“他还把台伯河这一边/他所有的步行道,他的私人凉亭,/他新辟的花园,全部传给

你们,为你们的子孙永远享用,作为公共/游乐之地,供你们户外散步和自娱。/这就是恺撒!几时再会有第二个?”<sup>[4]251-252</sup>这一叙述最后在民众的心底的情绪演变为具体的行动。因为“叙事就是某人对他人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在某种场合对一个故事的讲述”<sup>[14]8</sup>,通过这个故事,民众已经明白了当前所必须做的。

透过《居里厄斯·恺撒》中安东尼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表现了比其它历史剧更为鲜明、集中、深刻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基础上的,并且反映了莎士比亚对历史和现实的总的看法,对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定的强烈关心,对建立中央集权强大国家的热烈渴望。安东尼的叙事既从政治的角度否定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阴谋,谴责这种阴谋所带来的战争灾难,表达出人民对和平、安康生活的永恒向往,也展示了安东尼的高超的叙事策略,以及在此策略引导下的叙事方略。

#### 参考文献:

- [1]耿占春. 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M].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
- [2]J. 希利斯·米勒. 解读叙事[M]. 申丹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3]张泗洋. 莎士比亚戏剧研究[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
- [4]方平. 新莎士比亚全集(第六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5]戴卫·赫尔曼. 新叙事学[M]. 马海良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6]詹姆斯·费伦. 作为修辞的叙事[M]. 陈永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7]Phelan, James, and Peter J. Rabinowitz. 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 申丹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8]申丹. 叙述[C]//赵一凡,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 [9]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10]马克·柯里. 后现代叙事理论[M]. 宁一中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1]米克·巴尔.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 谭君强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12]Chatman, Seymour.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
- [13]J. Phelan. *Narrative and Rhetoric: Technique, Audiences, Ethics, Ideology* [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责任编辑:张思武]